三醉黄鹤楼

维稳贤

赴江西宜春参加“秀江之秋”语文教研会，途经汉口，因去九江的船晚上才开，打听到新建的黄鹤楼即在左近，遂过江寻访。

走进黄鹤楼公园，一座五层危楼拔地而起，重檐翼舒，四阅霞畅，楼体绛红，柱黄栏紫，背衬湛湛蓝天，悠悠白云，面临一江之秋水，万里雄风，高标伟峨，雄伟壮丽。楼上正中一幅横匾上大书黄鹤楼三字。

蜚声中外的黄鹤楼屹立于长江南岸蛇山黄鹤矶头，与南昌滕王阁，三湘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楼，始建于吴黄武三年。此后历代屡毁屡建，不知凡几。最后一楼建于清同治七年，1884年毁于大火，仅留铜顶一个，憾事百年。眼前这座楼宇1981年破土，四阅春秋而成。光复民族文化传统，重整祖国锦绣河山，诚一时盛事，旷代之伟业。

楼前人流涌动，气氛喜庆。中外游客，各色人等，无不以一睹宫丽堂皇的黄鹤楼风采，一览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莫大之幸事。挤在咋舌频频、赞叹连连的人群里，沉浸在洋溢着诧羡愉悦、令人动情的氛围中，对高楼，临绝景，抚今追昔，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我未登楼而心先醉。

进门先是一惊：琼楼玉宇之上，祥云瑞霭之间，仙鹤迎风展翅，太白举酒对月。莫非闯入蓬瀛，邂逅仙人？挤到跟前才知是巨幅壁画。随人流拾级而上，二层正厅一方大匾高悬，上书唐阎伯理撰《黄鹤楼记》。三层也有三幅彩绘壁画，全是人物。中李白、崔颢、王维、孟浩然、宋之问；左杜牧、白居易、刘禹锡；右陆游、岳飞、范成大。或江边行吟，或石上高卧，或倘傥风流，或耿介拔俗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他们吟黄鹤楼的诗句，都写在各自身旁。

念前贤，诵名句，天下快事莫过于此。况某平生无他爱，唯书画二字，到此精品荟萃之地，只可怜忙坏了一双眼，两条腿。赏一幅字画，即如饮一杯美酒，十杯八杯一个劲地灌将下去，焉得不醉？

带着醉意登最高层，凭栏远望，楚天高远，秋原斑斓，爽气西来，云恋巫山；大江东去，帆随岸转。窃喜江上清风，山间明月，某与东坡分享矣。大江两岸铺满了高楼低树，红花绿草，大街小街如谷，车流人流如蚁。更有那繁忙兴隆的百里厂矿，歌舞升平的万家烟景。何必寻崔颢笔下的汉阳树、鹦鹉洲，如今武汉三镇，哪里不是晴川历历，芳草萋萋？大江啊，你阅尽人间沧桑，何曾见神州如此千娇百媚，中华如此繁荣昌盛？登斯楼，览斯景，我已大醉，不觉手舞足蹈，对空高叫：归来呵谪仙，今日再登黄鹤楼，保你眼前美景道不完，长啸一声诗百篇。服务员催我下楼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原来秋阳西沉，暮色四起，公园要关门了。

请君注意“罗宾杯”

刘旭

友人出差自津归来，话题自然少不了蝶形立交桥、正宗狗不理包子。但他谈得最详细最生动的，却是天津金钢桥头那块新树的广告牌。从画面上看，这幅广告是够单调的——没有眼花缭乱的色彩，缺少频送秋波的美人头，仅有的，只是一只孤立的高脚杯。凝神细看，酒杯左右的空间变成了两个相对的人像，十分有趣。这就是“罗宾杯”理论在广告美术上的具体应用。

朋友不愧是丹青高手，他又从绘画角度作了解释：美术是视觉艺艺，而人对外界注视的瞬间，只有少数事物清晰，其余的则比较模糊（和摄影时的调焦相似），随着注意力的转移，注视对象和背景可以互相转换。七十多年前，丹麦心理学家罗宾发现了这一现象，并设计成黑白两色的“罗宾杯”加以证明。荷兰现代画家埃歇尔的“智力”绘画，便采用了此种原理：他的木刻画《天与水》，若把白色看作天空，黑色就是雁阵；倘将黑色视为流水，白色则变成了游鱼。评论誉为“动态的平衡美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我的意识忽然“流”动起来——大千世界中，“罗宾杯”般变换嘴脸的人实在不少：王熙凤的“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”；林彪的“万岁不离口，背后下毒手”；某君的“满嘴仁义礼智信，怀揣匕首三节棍”；更有那骑“好马”（吹牛拍马）、舞“快刀”（两面三刀）的势利之徒……“杯”耶？“人”耶？不耐心观察，难免以偏概全，错把人当成“杯”呢。

注视久了，“罗宾杯”的变化规律会一目了然。判断身边的“罗宾杯”，尽管要费事些，但古人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”的办法，仍不失为上策。如果嫌时间漫长，那么，“多看几眼”还是可以办到的。

秦宗室的陪葬墓

张文立

秦陵探胜

是惧怕死后的寂寞？还是记挂着在幽冥的王国仍然要共商国家大事？我国古代帝王的宗室、大臣死后，许多人要埋在帝陵的附近，这叫陪葬。能够陪葬皇陵，这还是一种殊荣哩。凤翔南指挥乡几位秦公的大墓附近都有许多陪葬墓，秦始皇帝的宗室和大臣的陪葬墓也在秦陵附近。考古工作者在秦陵东外城的东面，发现了十七座陪葬墓，这些墓都有棺椁，墓内有多种陪葬器物。其中陪葬品银镳綦上还刻有“少府”二字。少府是秦代中央机关之一，专门管理全国的税收，供给皇室各种费用的。从这些情况看，这些墓主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。但是，从发掘出的尸骨来看，这些死者的最终日子都不大好过。他们都死得很惨。发掘的八个墓中，有七具骨骼，二女五男，年龄约二、三十岁，正当青年时期，他们的头、身、下肢都被分离，身首异处，有的头放在箱盖上，头的右颞骨处还插有一枝铜镞，只有一具女尸的骨骼比较完整。看来他们都是被杀死后埋在这里的。整个情况说明，他们死得凄惨，埋得草率，但陪葬品都比较丰厚。

这种矛盾的情况，恰好印证了秦代末期一段血腥的历史。秦始皇帝三十七年（公元前二一〇年），始皇东巡回咸阳时，行至河北沙丘平台（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大平台），突然得病去世。这时，同行的小儿子胡亥、丞相李斯在赵高的促动下，密谋篡位。当时秘不发丧，并假借始皇帝的诏书，让公子扶苏（始皇帝长子）及大将蒙恬自杀。到咸阳后，胡亥即位，这便是秦二世。他为了巩固皇帝宝座，避免宗室争权和大臣反对，便用各种借口，谋杀秦的宗室大臣。但是，还不止此。在封建社会中，有功大臣固然是胡亥篡权的眼中钉，而宗室尤其是他的肉中刺。他们最有反对胡亥和赵高的号召力。所以屠刀便很快地架在了宗室的脖子上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秦始皇帝的宗室中有十二个公子被杀于咸阳，十位公主被碎尸于长安。其中有一位公子叫高，想逃跑，又怕连累家室，便向二世上表说，愿意陪始皇帝从葬于骊山。二世欣然许之，并赐钱十万。公子将闾兄弟三人，也被罗织罪名，被迫自杀。上焦村的陪葬墓中的情况便折射了这段历史。他们是皇室贵胄，死后的尊荣仍然有资格享受，便以皇室礼仪陪葬于始皇帝陵旁，陪葬品也较丰盛珍贵。

这种血腥的残杀，大伤了秦的元气。这大约也是秦王朝短祚的一个原因吧。上焦村陪葬墓中的这些冤魂，对此应有切齿之恨。他们用这些断体残肢，向人们述说着这一段历史悲剧。

刊头设计　郭义明　**本版编辑**　杨乾坤

达尔文的时间观念

国银

伟大的科学家查理·达尔文非常珍惜时间。他说：「完成工作的方法，是爱惜每一分钟。」因此，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。早饭前，作一次短途散步，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逝世。七点到九点半这个时间是他最理想的工作时间。接着，阅读和处理各种来信，并以最快的速度给予复信。十点半左右，他又回到书房工作，一直到十二点十五分。然后就到室外的园子活动一下。午饭后，是他看报的时间。下午三时「午睡」一个半钟头，起床后继续工作。为了保证每天有能够集中精力计划地从事科研和写作，他立下这样一条规矩：除他本人和每天早晨打扫房间的仆人外，他的书房任何人「不准入内」。他他的妻子埃玛和孩子们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。

这种严格的作息制度，对达尔文本人的健康长寿，无疑是有益的。但他仍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写作和科研。他说：「人的生命是极有限的，争取时间才有价值！」

曹雪芹与风筝

张云风

风筝一名纸鸢、风鸢、鹞子，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到了明、清，它已由娱乐玩具发展成为一种工艺美术品，多为名人、大家所喜爱。史载，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就是一位制、放风筝的能手。

曹雪芹的挚友敦敏在《瓶湖懋斋记盛》中曾说：“芹圃所扎风鸢，罗列一室，四隅皆满，致无隙地，五光十色，蔚然大观。”用这样的文字描述曹雪芹所扎的风筝，足见其数量之多，品种之繁。曹雪芹放风筝的技术也十分娴熟。乾隆二十三年年（公元1758年）冬，他为朋友表演放风筝，“心手相应，变化万千，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，游丝浑运于方寸之间”从而使观者称羡不已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曹雪芹还“旁搜远绍，以集前人之成”，写了《南鸢北鹞考工记》一书，详尽记载了几十种风筝的扎、糊、绘、放的技艺，绘有彩图，配有歌诀，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风筝的专著。

制、放风筝的实践，使曹雪芹积累了丰富的关于风筝的知识，这可从不朽巨著《红楼梦》中得到证明。该书第二十二回有他为探春作的一则风筝谜：“阶下儿童仰面时，清明装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。”描写生动，隐事寓意，维妙维肖。第七十回则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贾宝玉、林黛玉和一群丫头们在大观园里放风筝的情景，提到十几种风筝名称和许多放风筝的器具，如诗如画，情趣盎然。作者若不具有制、放风筝的实践和知识，是断然写不出这样优美的文字的。

秦岭仲夏（国画）　王锁利

手帕拾趣

李福荣

在日常生活里，最常用的卫生用品大概莫过于手帕了。

远在古代，手帕就和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最早使用手帕的是古希腊、古罗马、雅典人。但手帕在古希腊、雅典人手中，决不用于揩汗擦手，而是作用通常用的装饰品。雅典人出外散步时手握手帕，以示快乐悠闲。希腊人在欣赏美妙的音乐时，则挥帕起舞，以示陶醉其中。罗马人的手帕则纯属为了揩汗。如果某个妇女用它擦鼻涕，则有被男方提出离婚的危险。

而在欧洲，手帕的唯一功能是擦鼻子。因此，他们在挑选手帕时，不是凭手、凭眼，而是凭鼻子尖的感觉来决定取舍。

在美国，手帕则是圣洁的礼品。圣诞佳节，人们常以此馈赠友朋；男女相爱，亦以此作为定情之物互相赠送。

由于手帕的使用面极其广泛，所以西班牙在它上面创办了《手帕周刊》。其发刊词颇有趣味和号召力：“手帕可以抹眼泪，可以逗笑乐，可以在惜别时挥舞，以示依依之情，所以《手帕周刊》应该人手一方。”《手帕周刊》巧妙方便，人们读完印在上面的新闻、故事、洗濯后仍是一方实用的手帕。

在日本，手帕的使用率堪称“世界之最”：擦手、揩汗、擦眼镜，代作餐巾和擦嘴纸，又是化妆纸。有的还别出心裁，在上面印制有文字、会话，成为学习工具。据说，平均每个日本人有十五条手帕。这又是一个“世界之最”。

每周一谜

昭　勤
五好家庭
（运动员一）

上期谜面：他乡遇故知
谜底：喜出望外